

毛

詩

紬

義

毛詩紉義卷十九

嘉應李補平繡子著

生民之什

生民

時維姜嫄傳姜姓也后稷之母配高辛氏帝焉箋云姜姓者炎帝之後有女名嫄當堯之時爲高辛氏之世妃正義謂箋本命秣序帝嚳傳十世則堯非嚳子姜嫄不得爲帝嚳之妃引張融難毛爲得鄭旨融言堯有賢弟七十不用須舜舉之明稷非堯弟按卽有郃家室傳云堯見天因郃而生后稷故國后稷于郃是

堯時稷爲諸侯周本紀亦言堯舉棄爲農師何嘗不用春秋文十八年左傳無后稷之名稷在八元一家之說何可爲據融又言帝嚳聖夫姜嫄正妃配合生子人之常道詩何故但歎其母不美其父而云赫赫姜嫄其帝不回上帝是依是生后稷周魯何殊特立姜嫄之廟按詩人之詞例得專美思齊大任文王之母不美王季若執魯頌謂稷但有母亦將據思齊而謂文王無父乎至姜嫄有廟別自有說周自后稷世爲諸侯天子非所宜祖不廟帝嚳禮亦不廟姜嫄闕官傳引孟仲子說以爲禘官是則姜嫄因郊禘而生

子後王以爲嘉祥祀之祿官以配上帝蓋自虞夏以來然矣周以先妣之親仍而不毀實非殊特立之也稷爲魯子毛義實長箋之所言自成別趣必欲抑此伸彼未敢雷同

履帝武敏歆傳履踐也帝高辛氏之帝也武迹敏疾也从于帝而見于天將事齊敏也歆饗箋云帝上帝也敏拇也又云祀郊禘之時時則有大神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心體歆歆然其左右所止住如有人道感己者也于是遂有身而肅戒不復御後則生子而養長之曰棄按傳箋義別而大致相

同誕寘之隘巷傳云天生后稷異之于人欲以顯其靈也帝不順天是不明也故承天意而異之于天下是毛意亦以帝譽謂稷天生同于笈也感天之說已同于笈御夫與否可勿深求無論房闈之事非後世所得知假使復御于夫感天何礙許叔重說文姓字註曰人所生也古之神聖母感天而生子故稱天子然則華胥履迹是生庖犧女登遇龍攸降炎帝大電繞斗附寶實孕軒轅瑤光貫月昌僕爰懷顓頊自古神靈之后靡不受精于天不係于夫之御不御矣笈言肅戒據禮而言正義謂簡狄吞卵復御于夫姜嫄

不御何其泥哉

先生如達傳達生也姜嫄之子先生者也箋云達羊子也大矣后稷之在其母終人道十月而生生如達之生言易也正義釋傳曰達生者言其生易如達羊之生但傳文畧耳非訓達爲生也按說文羊部牽云小羊也从羊大聲讀若達彳部達云行不相遇也从彳牽聲詩曰挑兮達兮廣韻牽達二字外別有達字云通達音唐割切說文無通達之字牽讀若達實兼通達之達卽毛此傳訓生之義玉篇牽云生也小羊也一依采傳一依說文然則經達字本作牽訓生凡婦

人免身初生者難已生者易先生如生猶言初生如已生義不係于小羊也正義欲同傳于箋故云達非訓生誤會傳意載芟驛驛其達釋訓統云生也

誕寘之隘巷傳天生后稷異之于人箋云天異之正義謂異之于人猶有奇表異相若孔子之河目海口文王之四乳龍顏之類但書傳不言后稷異狀無得而知之耳按傳箋言異取之于經祀郊禘者多矣不必皆得子今祀而卽得是一異也人之生也類多橫逆人道今后稷之生無坼副菑害是二異也兒生而啼古今一致書云啟呱呱而泣斯于云其泣嗷嗷是也

后稷經三寘之後始呱然而啼則初生時不泣可知此其尤異于人者故傳箋皆以爲天異之非必有奇表異相也

牛羊腓字之傳腓辟字愛也正義釋傳自字愛起不釋腓字傳本無腓辟二字以采薇傳已訓腓爲辟故不復爲傳釋文云腓符非反避也校書者依釋文增入也下傳云牛羊而辟人者理也傳義自明不增入爲是凡字同而訓異者明古文字別四月百卉具腓傳訓爲病據選註字本作痲此與采薇訓辟者易咸卦腓荀爽作肥艮卦腓釋文云本又作肥是腓卽肥字

而肥與飛通肥泉歸異出同肥近九師易作遁而能
飛肥飛皆有離辟之義故得訓爲辟周本紀云棄之
隘巷馬牛過者皆辟不踐于時毛傳未顯太史公讀
此詩腓字已解作辟遷生十歲而誦古文豈古文腓
字本訓辟歟周之先公公非字辟方非卽腓也其訓
古矣

卽有郃家室傳堯見天因郃而生后稷故國后稷於郃
命使事天以顯神順天命耳正義曰此郃爲后稷之
母家其國當自有君所以得封后稷者或時君絕滅
或遷之他所也按說文郃炎帝之後姜姓所封周棄

外家國从邑合聲右扶風釐縣是也詩曰有邵家室
是姜嫄父爲炎帝之後伯夷亦炎帝後爲堯四岳佐
禹治水有功稷封于邵伯夷封于呂明邵國已絕故
稷得居其故地而以伯夷續炎帝之後也列女傳稱
大姜有邵氏女者言大姜與姜嫄同祖炎帝耳非殷
時邵國尚存周語伶州鳩曰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
之後逢公之所憑神是大姜乃有逢國女周本紀張
守節正義曰國語云齊許申呂四國皆姜姓也四岳
之後大姜之家知大姜不家于四國亦可知大姜不
家于有邵矣稷得事天宋世儒者頗以毛傳爲失以

諸侯不得祭天也以傳觀之乃出于堯之特賜簡狄吞卵生契契封于商當亦得祭天知者論語曰敢用元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此湯伐桀告天之詞湯爲諸侯而得祭天蓋因于契不然則殷以前諸侯得祭天也

誕降嘉種箋云天應堯之顯后稷故爲之下嘉種正義曰如此言則功成受封之後始天與之種唯四穀而已引闕宮百穀辨其不止四穀又謂非天實降之按此皆不足致辨如稷非天生則穀非天降天實因郊而生稷則亦可因堯顯后稷而降之穀矣正義于思

文臣工貽我來牟皆信之而獨疑于此何歟

維秬維秠傳秬黑黍也秠一稔二米也爾疋釋艸同李
巡曰黑黍一名秬郭璞曰秠亦黑黍但中米異耳如
郭言則秠亦黑黍傳不言黑黍因于上也春官鬯人
鄭註云釀秬爲酒秬如黑黍一秠二米鄭志答張逸
云秠卽皮其稔亦皮也爾疋重言以曉人如春官註
及鄭志是鄭讀爾疋以秠爲秬之皮故云其稔亦皮
又云重言以曉人是合秬秠爲一穀下箋云后稷以
天爲已下此四穀之故則徧種之乃分秬秠爲二與
糜芑爲四穀正義引春官註但辨稔得爲秠而于禮

註一穀下箋稱四穀處畧不分解亦疏

恒之秬秠傳恒徧正義曰以言種之廣多故以恒爲徧
定本作恒集註作亘按恒本桓字說文桓云竟也古
文作亘毛詩本古文作傳時經字是亘故訓爲徧竟
與徧其義一也廣韻不收桓字有亘字註云通也徧
也竟也出方言是亘訓竟亦訓徧文選西都賦云北
彌明光而亘長樂李善註引方言曰亘竟也亘與桓
古字通此竟之義也西京賦繚亘綿聯今本賦作繚
垣依註當作
亘薛綜註曰繚亘猶繞了也善曰今並以亘爲垣如
薛註是徧之義也定本作恒乃桓之省文耳正義於

此殊畧榘古鄧切

釋之畎畎傳釋浙米也畎畎聲也正義曰說文云浙汰米也孟子曰孔子去齊接浙而行謂汰米未炊漉之而去言其疾也又云傳以汰米則有聲故言漉漉聲按說文釋漬米也浙汰米也二字截然不同而得訓釋爲浙者浙訓汰米亦爲漬米說文澆字下註云浚乾漬米也从水竟聲孟子曰夫子去齊澆浙而行是許以澆爲浚乾以浙爲漬米趙邠卿孟子註亦云浙漬也毛蓋讀浙如漬漬米將烝以手起之故畎畎有聲非汰米之浙正義述經釋傳畎畎俱作漉漉釋文

云與所雷反字又作漫經字當作漫漫乃合正義原
木

行葦

序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艸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
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說此經者或據班叔
皮北征賦後漢書寇榮傳及王符趙長君之說斷爲
公劉詩按序言周家忠厚詞無專屬經八章箋以上
六章爲先王後二章爲成王傳雖不顯而于曾孫爲
主始言成王則亦與箋不別言先王而公劉在其中
矣然洗爵奠斝傳云斝爵也夏曰醜殷曰斝周曰爵

傳意以尊亦是爵主周而言箋云用殷爵者尊兄弟也。以殷爵爲尊必周有天下之後乃可。劃分殷周是毛鄭以肆筵授几而下爲武王時也。然則首章統指先王二章以下爲武王七章八章爲成王如此則衆家之義皆合矣。

或歌或嘒傳歌者比於琴瑟也。徒擊鼓曰嘒。正義曰徒擊鼓曰嘒。釋樂文孫炎曰聲驚嘒也。王肅述毛作徒擊鼓。今定本集註作徒歌者與圖有桃傳相涉而誤耳。如孔言是以作徒歌爲誤。釋文載毛徒歌曰嘒復引爾正其意亦以徒歌爲誤也。按如孫炎之註謂徒

然擊鼓其聲令人驚駭此經主言歡燕何取乎驚駭
之聲說文琴云謹訟也訟云一日歌訟謹謹歌訟是
琴與歌爲一類事園有桃傳云曲合樂曰歌徒歌曰
謠明謠不能合樂此傳云歌者比於琴瑟也徒歌曰
琴明琴不比琴瑟傳意琴與謠同言酒散旣備作樂
助勸時或有比于琴瑟而歌者時或有不比琴瑟而
琴者耳毛傳不用正訓者多矣曰琴必依爾正比于
琴瑟豈爾正乎正義據王子雍以述毛非毛意也

敦弓旣堅傳敦弓畫弓也天子敦弓正義曰作者主言
天子之弓而已其諸侯公卿宜與射者自當各有弓

不必畫矣其等級無文以明之也定四年公羊傳何
休註云天子彤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事不
經見未必然也惠氏引荀子以証之是矣何邵公之
說與荀子合孔不信者尙書文侯之命彤弓一彤矢
百盧弓一盧矢百孔安國註曰彤赤盧黑也諸侯有
大功賜弓矢然後專征伐彤弓以講德習射藏示子
孫彼正義曰司弓矢云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
勞者鄭云勞者勤勞王事若晉文侯受弓矢之賜者
鄭元以此彤弓旅弓經作盧爲周禮唐弓大弓如彼
正義則彤盧卽唐大乃天子之弓以賜諸侯之有功

者而何邵公以盧弓爲士弓此其所以疑也至謂敦與彫古今之異敦弓卽彫弓孔亦以何說爲然文選東京賦彫弓斯毅薛綜註曰彫弓謂有刻畫也直作彫弓相如子虛賦左烏號之雕弓張揖曰黃帝乘龍上天小臣不得上挽持龍鬚鬚拔墮黃帝弓臣下抱弓而號名烏號也郭璞曰雕畫也然則天子畫弓起于黃帝其來遠矣敦說文作𠄎云畫弓也正用毛傳徐音都昆切廣韻都昆丁僚二音

敦弓旣句傳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正義曰傳言此者明旣句是引滿之時也以合九成規此弓體直今言

既句明是挽之說文云彀張弓也二京賦曰彫弓既
彀彀與句字雖異音義同按說文彀云張弩也張云
施弓弦也引云開弓也彀云滿弓有所鄉也則彀弓
非卽引滿弓人云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註
云王弓合九而成規其上文云爲天子之弓合九而
成規註云材良則句少也賈疏云此言角弓形未張
之時如賈言則此傳引合九成規正謂往體寡來體
多以釋經中句字既句者言畧有句形是弓尙未張
與上章既堅一例皆謂弓之良也正義以句爲彀又
以引滿釋之全違毛意句讀如鉤與鏃協釋文音古

豆反亦非

既醉

永錫爾類傳類善也箋云長以與女之族類謂廣之以
教道天下也按說文類云難曉也从頁米一曰鮮白
兒从粉省釋詁鮮類俱訓爲善此傳訓善字當作類
說文類云種類相似惟犬爲甚从犬類聲此箋以類
爲族類卽種類之類字當作類類盧對切類力遂切
音義迥別箋不言類當爲類則經本作類傳讀爲類
而訓善假借也

室家之壺傳壺廣也正義曰釋宮云宮中巷謂之壺以

宮中巷路之廣故以壺爲廣按釋宮又云廟中路謂之唐堂塗謂之陳毛于中唐有甃胡逝我陳皆訓爲堂塗此傳訓廣知毛不依釋宮矣說文壺云宮中道从口象宮垣道上之形詩曰室家之壺宮垣之道繚亘聯綿有廣濶之象而爾正釋文壺或作韋漢書成帝紀風拔甘泉時中大木十韋以上師古註韋與圍同圍亦有廣大之義故外傳釋壺爲廣毛公依而用之然如王子雍述毛云以其善道施於室家而廣及天下則廣字不屬室家宜爲正義所駁傳意言天錫善道如何乎使女室家之內意誠心廣皆有士君子

之行也如此乃與篇義相應說文廣云殿之大屋也
應云濶也一日廣也大也一日寬也經典言致廣大
志意得廣德廣所及皆當从心作應

永錫祚允傳允習也正義述經云天又長與汝之福祚
至于允嗣之子孫釋文允羊刃反嗣也陸孔皆作允
嗣今汲古閣本允習也恐誤

鳧鷖

鳧鷖在涇傳鷖鳧屬正義曰鷖與鳧俱在涇故知鳧屬
蒼頡解詁云鷖鷖也一名水鴉如孔言是以鷖鷖爲
一鳥也按說文鷖云鳧屬从鳥殿聲詩曰鷖鷖在梁

鷗云水鴉也从鳥區聲以爲二鳥說文序曰凡倉頡已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羣書所載畧存之矣是說文之字悉本倉頡不知解詁何以合爲一鳥鷗是鳧屬則與鳧相若而吳都賦鶴鷗鵠鷗李善註引蒼頡篇曰鷗大如鳩鳩固小于鳧也周禮春官巾車云安車彫面鷗總註云鷗總者青黑色以繪爲之賈公彥疏云取鳥之鷗色青黑爲義是鷗鳥青黑色自來詞人惟云白鷗未聞有青鷗黑鷗者其不得爲一鳥明矣

鳧鷖在沙傳沙水旁也正義曰上言在涇此云在沙則

在涇水之旁沙也故云沙水旁易需卦九二需于沙
註云沙接水者亦是水旁矣說文云沙水中散石也
水少則沙見故字从水少耳按說文沙是細碎之石
故云水散石說文本文無中字此經之沙當謂疏土濱江之地
所在多有太白詩所謂相迎不憚遠直至長風沙者
是也需卦正義云沙是水旁之地稍近於水與彼註
沙接水合與此傳沙水旁亦合孔于此乃引說文以
釋傳誤也

鳧鷖在壘傳壘山絕水也箋云壘之言門也正義曰謂
山當水路令水勢絕也按釋水云正絕流曰亂郭璞

註曰直橫流也凡兩岸有山或山在水中其脉皆橫
流而過禹貢道岍孔傳謂荆山之脉逾河而爲壺口
雷首是矣非令水絕說文夔从艸夔聲爾疋从艸从
夔夔卽夔之省夔卽夔也聲同假借耳箋云夔之言
門蓋與門通漢志浩夔水東至允吾入湟水孟康註
浩夔音閤門今俗呼此水爲閤門水水經河水篇酈
註湟水又東與閤門河合卽浩夔河也是字通之証
浩夔之爲門酈註但稱閤門河又東逕養女北山無
橫流而過之形大河上有孟門山酈註稱此石經始
禹鑿河中激廣夾岸崇深傾崖返捍巨石臨危若墜

復倚下有龍門山酈註稱大禹所鑿通孟津河口廣八十步又下有底柱亦名三門山酈註稱三穿既決水流疏分指狀表目謂之三門此外大江有海門二山海有碣石山秦始皇本紀刻碣石門皆山之絕水稱門者也

假樂

序嘉成王也正義曰作假樂詩者所以嘉美成王也又云正詩例不言美以見爲經之正因訓假爲嘉故轉經以見義按古者假嘉一字首章傳讀假爲嘉非字訓也是以中庸引此詩直作嘉樂箋云天嘉樂成王

有光光之善德是嘉者天嘉之也正義云云失序意
矣

民之攸堅傳堅息也正義曰釋詁云咽息也某氏曰詩
云民之攸堅郭璞曰今東齊呼息爲咽則堅與咽古
今字也按孔引爾正某氏以咽當此詩之堅非也說
文咽云東夷謂息爲咽从口四聲詩曰昆夷咽矣綿
詩昆夷駝矣維其喙矣傳云喙困也方言云喙飢倦
也郭註云今江東呼極爲喙方言又云喙極也郭註
亦云江東呼極爲喙廣韻二十廢喙字註云許穢切
困極也合毛傳方言釋之也引詩云昆夷喙矣又云

本亦作喙喙廣韻引詩與說文同皆指維其喙矣句
史記匈奴傳蚊行喙息蠕動之類索隱註曰或以蚊
行或以喙息是喙有息義故許叔重以咽當詩之喙
咽喙喙喙四字通也然則爾疋之咽息乃釋綿篇之
喙字此詩之堅不見爾疋然爾疋云憩息也玉篇云
屍息也今作憩廣韻亦同爾疋釋文云憩本或作悒
說文悒云息也徐鼎臣謂今別作憩非是此詩堅字
當是屍字卽爾疋之憩說文之悒字耳

公劉

篤公劉傳公劉居于郃而遭夏人亂追逐公劉公劉乃

辟中國之難遂平西戎而遷其民邑于豳焉按不窋
實于戎狄公劉應自狄而遷傳言居于郃者國語云
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狄之間明不窋
一人自竄非盡室而行子孫猶在郃國至公劉復爲
稷官故史記匈奴傳謂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
于西戎邑于豳爲稷官必在郃國故言居於郃白虎
通云后稷封于郃公劉去郃之豳同于毛也夏有三
亂一爲大康時一爲帝相時一則帝辛時傳言夏亂
未知傳意當夏何帝正義謂在大康後少康前約畧
言之耳史記周本紀索隱曰帝王世紀云后稷納姁

氏生不窬而譏周按國語云世后稷以服事虞夏言世稷官是失其代數也若不窬親棄之子至文王千餘歲惟十四代亦不合事情嘗以索隱之言參之春秋內外傳乃知冤卻太史公昭九年左傳詹桓伯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后稷封郃乃在堯世不得言自夏今言自夏則謂夏世爲后稷之官與國語世后稷之文合周本紀曰封棄於郃號曰后稷別姓姬氏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后稷卒子不窬立不窬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不窬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間自后稷之興至后

稷卒言皆有令德非止一世之詞蓋依內外傳統稱不宥以上諸君官后稷者非謂后稷之身也劉敬傳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邵積德絜善十有餘世公劉辟桀居豳以公劉當帝辛時逆推之則鞠陶當帝臯帝發二帝在位共十年而不宥當帝孔甲夏本紀曰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淫亂夏后氏德衰卽周本紀不宥末年夏后氏政衰也禹至桀十七世除兄弟同世者實十三世后稷至公劉十餘世足以當之湯至紂二十九世除兄弟同世者實十五世公劉至文王十二世足以當之如此則所謂千餘歲惟十四世

三言集卷一
者非所難矣然則傳言夏亂謂夏桀時夏本紀曰夏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百姓弗堪乃召湯而囚之夏臺囚湯正所以迫逐公劉公劉見幾而作故免於難傳言遂平西戎而遷其民者公劉先世爲西土之長豳當屬岐自不窋卒後子孫居郃其地爲西戎所占必先平之然後可遷傳明所以得遷之意于經無所當也

既登乃依傳賓已登席坐矣乃依几矣正義曰上言筵几此言登依則是登筵依几故云賓已登席矣乃依几矣以傳此言則知上筵几者毛意以公劉爲羣臣

設之又引孫毓言此篇無饗燕尊賓之事其意以孫評爲然按首章傳言諸侯之从者十有八國三章經言于時廬旅謂同遷諸侯寄寓幽邑如衛戴公之廬漕也此章筵几之設卽燕廬寄之諸侯食之飲之飲卽是饗驗之上下經旨瞭然何言無饗燕尊賓之事孫評未確正義以筵几爲羣臣設亦非

酌之用匏傳酌之用匏儉以質也正義曰匏是自然之物故云儉且質也定本云儉以質也如孔言是傳作且質今本校書者依定本改之也當作且質乃合正義原本

君之宗之傳爲之君爲之大宗也箋云宗尊也公劉遷去邠國來遷羣臣從而君之尊之猶在邠也正義釋傳曰此以諸侯爲一國之所尊故云爲之大宗也按訓宗爲尊自是箋義孔以鄭釋毛殆爲孫毓所惑毓謂國君不統宗以毛爲失按春秋襄十二左傳云同宗于祖廟又云爲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杜元凱註云卽祖廟也六國皆周公之支子別封爲國共祖周公如左傳則六國以魯爲大宗不得謂諸侯不統宗矣孫毓之言本非了義然傳意殊不謂此禮大小宗法一姓之宗耳諸侯爲一國臣民之宗天

子爲天下臣民之宗乾吾父坤吾母大君者父母之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此乃所謂大宗橫渠西銘義蓋本于此傳

既景迺岡傳既景乃岡考於日景參之高岡正義曰定本影皆爲景字其述經釋傳皆作影今本校書者依定本改之也傳中景字當仍作影乃合正義原本其軍三單傳三單相襲也箋云單者無羨卒也正義曰謂三行皆單而相重爲軍也此謂發郤在道及初至之時以未得安居慮有寇鈔故三重爲軍使強壯在外所以備禦之也釋箋又謂上已至幽不宜方說在

道戎地無寇無所用兵意右鄭矣然三重爲軍乃王
肅之義毛所未言按二章于胥斯原旣順迺宣郃民
已處原地而時耕矣而此章復言治田三章陟岡觀
京已依京而作室矣而此章復相陰陽觀流泉詳觀
經意此章相度乃以處新來之衆蓋公劉以郃民遷
亦有他國之民間風景附者公劉已處郃民故復度
隰原度夕陽以處之傳達經意釋爲相襲則三單二
字非復可以數目言蓋襲者重也隰原在內夕陽在
外旣度隰原以爲田重度夕陽以爲宅故云相襲耳
古者兵民不分箋以三單爲無羨卒亦以兵言正義

不譏此等處未免故爲與奪

幽居允荒傳荒大也箋云允信也夕陽者幽之所處也度其廣輪幽之所處信寬大也按傳以夕陽爲人之所處箋以夕陽爲幽之所處而釋允荒爲信大則傳箋意同經此句結上五章起下末章上胥原溥原隰原夕陽皆公劉新國下章皇過則不窋舊居史記正義云公劉徙漆縣爲今陝西之邠州康成以幽在柁邑則爲今邠州屬之三水縣相距六十里實則一地是公劉新國在邠州寰宇記慶州安化縣尉李下引水經註云尉李城亦曰不窋城白馬水下引水經註

云洛川南逕尉李城東北合馬嶺水號白馬水真宰
縣大陵水下引水經註云大陵小陵水出巡和南殊
川西南逕寧陽城故幽詩云夾其皇澗陵水卽皇澗
也安化爲今甘肅慶陽府附郭首邑寧陽卽慶陽府
南百六十里之寧州經有皇澗過澗則是北得不窳
舊居說文邠云周大王國在右扶風美陽从邑分聲
幽云美陽亭卽幽也民俗以夜市有幽山从山从絲
關邠云周文王所封在右扶風美陽中水鄉从邑支
聲漢美陽故城在今陝西乾州武功縣許叔重以邠
岐爲一地者公劉時自邠州南至渭水皆爲幽國故

大王遷岐山綿詩傳猶訓古公爲幽公至文王受命始改號爲周也計自慶陽南至渭水約七百餘里幽居允荒經言信不誣矣

取厲取鍛傳鍛石也箋云鍛石所以爲鍛質也會取鍛厲斧斤之石正義釋傳曰礪既是石則知鍛亦石也釋箋曰鍛者冶鐵之名非石也傳言鍛石嫌鍛是石名故明之云鍛石所以爲鍛質者質樁也言鍛金之時須山石爲樁質故取之也按釋文鍛本又作礪春秋左傳宋有褚師段鄭有公孫段印段皆字子石段卽礪之古文也左傳與毛詩俱古文此經應作段故

傳訓爲石至鄭箋詩時經與傳字皆作鍛則鍛不可
以訓石故鄭以鍛質釋之良由字易而訓殊正義猶
欠分晰說文礲厲石也从石段聲春秋傳曰鄭公孫
礲字子石徐音乎加切礲礲字形相近傳寫誤耳玉
篇廣韻礲礲竝載玉篇以礲爲厲石廣韻以礲爲厲
石二字混淆已久宋本釋文引說文云礲厲石字林
大喚反註疏本釋文引說文云礲厲石字林大喚反
雖二本互異然以呂忱之音觀之則晉時說文猶未
誤字林固本說文者也況礲从段聲如果說文爲礲
則必公孫段作段而後可自來左氏傳鄭公孫段未

見有作公孫段者則說文是礫非礫莫明于此矣

芮鞠之卽傳芮水厓也鞠究也箋云芮之言內水之內
曰隩水之外曰鞠正義釋傳曰釋言云鞠究窮也俱
訓爲窮故轉鞠爲究此鞠是水厓之名言其曲水窮
盡之處也故傳解其名鞠之意按昔育恐育鞠曷又
鞠止傳皆訓窮此傳非訓鞠爲究蓋讀鞠爲究鞠居
六切究居又切古無入聲二切一耳漢書地里志扶
風汧縣下云芮水出西北東入涇詩芮隩雍州川也
師古註隩讀與鞠同韓詩作隩周禮職方鄭註引此
詩作泥隩泥二字俱从尻尻與究俱以九得聲聲同

者義必同是鞠隄泥究四字同物故傳轉爲究水經
溫水篇註說九德縣云九德浦內逕越裳究九德究
南陵究又云竺枝扶南記山谿瀨中謂之究地里志
曰郡有小水五十二并行大川皆究之謂也外又有
金山耶究金谿究之名此經承皇過二澗之下則皆
山谿小水故傳以爲究矣箋云芮之言內內字疑誤
當云芮之言隄經有鞠無隄故轉芮爲隄芮如銳切
隄於六切古無入聲二切亦通不然水之內曰隄而
轉芮爲內則水之外曰鞠何以不轉鞠爲外乎正義
以經爲互文強爲之說殊可不必今本爾疋釋邱隄

隈也厓內爲隈外爲隈此詩正義與陸氏釋文本俱作外爲鞠爾正釋文鞠引字林作坵云隈厓外也說文渙云隈厓也其內曰渙其外曰隈與今本爾正合然觀字林以鞠爲坵又訓隈厓外也則隈坵亦一字也

洞酌

可以餠餠傳餠餠也餠酒食也正義曰蒸米謂之餠餠必餠而熟之故言饋餠非訓饋爲餠按爾正釋言饋餠稔也郭景純註今呼餐飯爲饋饋熟爲餠邢叔明疏云稔熟也引孫炎曰蒸之曰饋均之曰餠如爾正

饋餼俱訓稔故孫郭皆以熟爲解正義據之遂謂傳非訓饋爲餼按釋文引字書云饋一蒸米也玉篇云半蒸飯也說文饋滯飯也蓋以水沃而蒸之也參之孫炎蒸之曰饋則饋之爲蒸無異詞說文云餼飯氣蒸也則非均之曰餼饋熟而餼之謂是餼與饋皆爲蒸故傳訓饋爲餼矣

卷阿

序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正義曰說文云賢堅也以其人能堅正然後可以爲人臣故字从臣吉者善也吉士亦是賢人但序者別其文以足句亦

因經有吉士之文故也按求賢是統詞序意言求賢
當用吉士以吉士爲重書曰彰厥有常吉哉又曰庶
常吉士曰其惟吉士用勩相我國家小宰以六計弊
羣吏之治一曰廉善皆以吉士爲重孔以序者別其
文誤也說文賢多才也取堅也古文以爲賢字毛詩
本古文序求賢當是取字正義引說文不爲分晰亦
疏

來游來歌以矢其音傳矢陳也箋云王能待賢者如是
則樂易之君子來就王游而歌以陳出其音聲言其
將以樂王也感王之善心也傳甚簡畧正義以箋意

述之按卒章矢詩傳云明王使公卿獻詩以陳其志
遂爲工師之歌焉此矢音與彼一也傳意言今王蒞
政當求樂易之君子使之來游王朝而作歌以陳其
音蓋欲成王先求直言不得與鄭同也

伴與爾游矣傳伴與廣大有文章也箋云伴與自縱弛
之意也釋文伴音判徐音畔與音喚徐音換正義曰
傳之此言以二字分而爲義蓋伴爲廣大與爲文章
又曰毛當讀爲伴與不得如徐音徐音自爲鄭讀也
按說文伴大兒依此傳爲說論語煥乎其有文章說
文無煥字新附有之蓋通用與字孔以傳伴與二字

分良是但以徐音爲鄭讀則非依徐音當讀畔換漢書高帝紀贊項氏畔換韋昭註畔換跋扈也與箋縱施義異鄭音亦當如毛王肅孫毓孔晁皆以縱施爲譏孔申之具在正義縱施二字若作放縱懈施其理誠短然箋言縱施復引論語恭己正南面証之則非放縱懈施之謂施與施通釋文本作施爲人君者最忌操切若能自縱舍施與賢者共之乃是人君美德是以周書曰尊賢貴義曰恭尊賢敬讓曰恭蓋不自用而用人則收用賢之益故鄭言縱施復以恭已明之也正義申箋引子之燕居申申如也爲縱施之狀

非鄭意也

似先公會矣傳會終也正義曰道終釋詁文彼道作會
音義同按詩爾疋皆作會如孔言則正義經作道故
曰彼道作會今本校書者改之也當仍作道乃與正
義本合

第祿爾康矣傳第小也箋云第福康安也正義釋傳曰
福之大者莫過永年命長已是大福則第福宜爲小
福故以第爲小福按經有祿無福訓第爲福乃是箋
義傳無是也第小對下傳嘏大而言傳意謂爾受命
已永長矣身之小祿亦于爾安矣若得樂易之君助

終爾之性命卽大大之祿亦于爾爲常矣未可以箋
義述之釋言云芾小也廣韻八未芾引毛萇詩傳曰
蔽芾小兒下有芾字註云同上是芾芾一字故傳訓
爲小釋詁云祓福也郭景純註引詩曰祓祿康矣是
經芾字本有作祓者故箋訓爲福也

矢詩不多維以遂歌傳不多多也明王使公卿獻詩以
陳其志遂爲工師之歌焉箋云矢陳也我陳此詩不
復多也按首章望賢人矢音此章賢人已盛陳詩必
多維在遂令大師日誦于側非謂歌此一篇必知傳
意如此者召公作詩非假公卿獻之卽云召公亦是

公卿陳戒于王自出召公之意復誰使乎明是召公
勸成王法古明王使人獻詩廣其聰聽正義以傳爲
召公自言作詩之意同于鄭箋未爲得也

汲郡古文成王三十三年游於卷阿召康公從歸于
宗周所紀自是實事而詩不必作于是時公劉澗酌
卷阿三篇一時之作公劉序云召康公戒成王也成
王將蒞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
言將蒞政則是周公攝政之七年末成王八年初作
下至游卷阿尙二十餘年故毛鄭釋此詩皆謂賢士
來游王朝不言成王游也至執毛鄭之說謂古文附

會則又不可汲郡之書出于晉世子時毛序已行誠欲附會何爲反示參差以此知載筆者自紀王游非傍詩史矣

民勞

序召穆公刺厲王也箋云厲王成王七世孫也正義曰左傳服虔註云穆公召康公十六世孫然康公與成王同時穆公與厲王竝世而世數不同者生子有早晚壽命有長短故也按服註依世本爲說紀年康王二十四年丁酉召康公薨至厲王元年戊申百三十二年除康公一世尙有十五世每世不及十年理難

據信江漢箋云召公名奭召虎之始祖不言幾世亦知世本未可全依正義不引江漢箋反據服虔強爲申說誤也

汔可小康傳汔危也箋云汔幾也正義釋傳日以汔之下卽云小康明是由危須安故以汔爲危也釋箋曰箋以汔之爲危旣無正訓又小康者安此勞民直以勞民須安不當更云危也釋詁云巖汔也孫炎曰汔近也郭璞曰謂相摩近反覆相訓是汔得爲幾也如孔言是謂傳訓危爲誤按傳危字非安危之危釋詁云幾危也又云幾近也危有近義又云巖汔也孫炎

曰汔近也是汔亦有近義玉篇廣韻皆云幾危也是
幾卽幾汔卽危爾疋重言以曉人故傳訓汔爲危易
未濟小狐汔濟釋文引鄭云幾也井卦汔至亦未繙
井王註訓幾亦與此箋合鄭明毛義危之爲近故訓
汔爲幾傳箋同矣至釋詁郭註謂相摩近乃是讀汔
爲挖故釋文音古愛反文選曹子建贈丁儀王粲詩
云承露槃太清李善註曰西都賦挖仙掌與承露廣
雅曰挖摩也槃與挖同古字通是挖爲摩近正義引
郭註不言汔之何以得爲摩近亦疏

潛不畏明傳潛曾也正義曰慘曾釋言文爾疋本或作

三言集卷之十一
七十一
慳曾音義同如孔言則經作慘字釋文亦同云慘七
感反本亦作慳今汲古閣註疏本及集註本經文皆
作慳校書者依爾正改之也當仍作慘乃合

以爲民速傳速合也箋云合聚也正義曰速合釋詁文
按釋詁仇合也仇與速同故好速亦作好仇傳以速
爲仇故訓合也箋言合聚仍以速字申傳說文速云
倣聚也从辵求聲虞書曰旁速孱功書作旁鳩釋詁
曰鳩聚也正義尙欠分晰

戎雖小子傳戎大也箋云戎猶女也正義引王肅云在
王者之大位雖小子其用事甚大也按如子雍述傳

但言居位用事不屬王躬殊非經意上以近有德以爲王休及卒章王欲玉女皆指王躬而言此傳訓戎爲大亦當指王躬易乾鑿度曰易有君人五號也帝者天稱也王者美行也天子者爵號也大君者與上行異也大人者聖明德備也老子曰域中有四大王居一焉說文曰天大地大人亦大大言其德非言其位傳意王能無縱詭隨式遏寇虐如此德將日大雖小子而亦用以大大也訓詁之言取申經意孫毓謂大雖小子於文不備用此爲譏說經者不當如此箋義固允何必抑毛

三言系事
卷一
二八
板

序凡伯刺厲王也經板板傳云反也上篇云無俾正反則厲王初年猶未反先王之正道至是而憲憲泄泄更立法度盡與先王之道反故凡伯刺之而以板名篇經八章前五章言道反民病後三章言牖民之道在法祖而敬天也此與瞻仰凡伯當是父子經云匪我言髦傳云八十日髦于時凡伯年已八十經云善人載尸箋云時厲王虐而弭謗弭謗爲厲王八年事後四年而流彘又歷共和十四年宣王四十六年而至幽王年逾百四十餘歲恐不能如此壽長故以爲

父子也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傳憲憲猶欣欣也蹶動也泄泄猶沓沓也箋云天斥王也王方欲艱難天下之民又方變更先王之道臣乎女無憲憲然無沓沓然爲之制法度達其意以成其惡正義釋泄泄句曰王之方欲動變先王之道而行邪僻之政汝臣等無得如是沓沓競隨從而助之又曰泄泄猶沓沓競進之意也謂見王將爲惡政競隨從而爲之制法也按孔以沓沓爲隨從競進非也泄說文作𦉑又作𦉑云多言也卽引此詩沓云語多沓沓也从水

从日小雅十月之交噴沓背憎釋文云沓本又作啗
廣韻作啗說文口部言部無啗啗二字以日者詞也
从口乙聲象口氣之出沓已从日不假更从口从言
泄泄沓沓爲言語之多古訓如此傳引孟子箋言變
更先王之道皆依孟子爲說孟子曰遵先王之法而
過者未之有也又曰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
其下引此詩而釋之曰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
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然則沓沓者
以先王爲不足法極口詆毀議論風生非隨从競進
之謂經已戒其無然卽言辭輯辭懌良以語多複疊

則不能和非毀先王則不能懌故以泄沓戒之又以
輯懌教之也箋云無沓沓然據傳不據經下篇篇猶
警警濯濯猶款款箋皆據傳爲義而此箋無憲憲然
獨據經文疑傳寫之誤當云無欣欣然乃合爾正憲
憲洩洩邢叔明疏引此箋亦作無憲憲然則其誤久
矣達其意以成其惡孔以俗本作達爲誤卻與孟子
達君之惡合俗本勝也

及爾同僚釋文云僚字又作寮言字與寮同是陸氏經
作僚也正義述經釋傳皆作寮今汲古閣本經傳皆
作僚校書者依釋文改之也當改作寮乃合正義原

本

無爲夸毗傳夸毗體柔人也箋云女無夸毗以形體順從之正義釋傳作以體柔人是傳有以字今本傳爲脫落當增入

天之屬民傳屬道也按召南吉士誘之傳亦訓道訓同者明古字通韓詩外傳屬作誘易坎卦納約自屬釋文云陸作誘說文羨云說誘也或作誘古文羨羨云進善也文王居羨里玉篇羨云今作羨是羨爲古文誘字尙書大傳云文王有四鄰以免乎屬里之害是屬與誘本通故皆訓道也箋云道民以禮義則民和

合而從之如此與說文進善之訓合

宗子維城箋云宗子謂王之適子正義曰以上言大宗謂同姓之適此言宗子嫌與上同故辨之是鄭以大宗爲王同姓之適子宗子爲王之適子也毛無傳正義以箋述之按召南宗室牖下傳云宗室大宗之廟湛露在宗載考傳云夜飲必於宗室意謂天子諸侯同姓之宗子與上大宗箋別而大宗維翰傳云王者天下之大宗則合同姓異姓而共宗之大宗旣與鄭異則此宗子亦必不得與鄭同傳意謂天子者乾坤之宗子耳詳見公劉篇